

世界文学译丛

# 萌芽

周殿富◎主编 [法]左拉◎著 刘征◎译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萌芽》首次以史诗般的气势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双方你死我活的矛盾，以全景图式的画卷再现了煤矿工人罢工的过程，以令人发指的事实控诉了凭借残酷榨取劳苦大众血汗、掠夺社会财富的资产阶级的罪恶，以生动的形象记录了早期工人运动。

# 萌芽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 萌芽



萌芽

世界文学译丛

# 萌芽

周殿富主编 [法]左拉著 刘征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 策 划：崔文辉  
责任编辑：周海莉  
责任校对：北京慧眼校对  
版式设计：马宇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萌芽 / (法) 左拉 (Zola, E.) 著; 刘征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9

(世界文学译丛)

ISBN 978-7-5463-0758-9

I. 萌… II. ①左… ②刘…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48906号

|      |                                |
|------|--------------------------------|
| 书 名： | 萌芽                             |
| 著 者： | [法] 左拉                         |
| 译 者： | 刘征                             |
| 出 版：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地 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
| 印 刷： |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00mm×1000mm 1/16              |
| 印 张： | 24.5                           |
| 版 次： | 2009年9月第1版                     |
| 印 次： |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
| 发 行： |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
| 地 址： |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
| 电 话： | 010-63106240(发行部)              |
| 书 号： | ISBN 978-7-5463-0758-9         |
| 定 价： | 38.80元                         |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 出版前言

## ——永恒的文学生丰碑

伟大的思想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读书虽则不能延伸一个人的生命之长，但却可以拓其生命之宽；读书不仅可以使人知世明理，也可以使人活得更有高度、更有深度。数百年来，文学名著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宝贵财富，在世界的作家行列里一直人才辈出，灿若星辰，现实主义作家如高尔基、罗曼·罗兰、海明威等；现代主义文学精英如艾略特、卡夫卡、普鲁斯特、马尔克斯等。他们的作品浩如烟海，令人目不暇接。

名著之所以一直魅力不减，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名著所包含的人物命运极度的悲剧色彩感染本善的读者心灵，也不仅仅是因为那些震撼人心的爱情或多或少的缺憾给人以似曾相识的错觉，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与每一位读者息息相关，每一位人物的个体都是现实中的每一位读者，他们时而伟大，时而渺小，使得每一位阅读这些名著的人，在轮番上演的各类悲喜剧中，看到了自己真实的人生。除此之外，读者更多地会从这些名著里得出特别的思想，这些思想或者能拯救他们的心灵，或者能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所以，面对这个世界，尽管人们时时处在喧嚣与忙碌中，时时面临欲望之海的威逼，及至于到达绝壁深崖，人们却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名著的阅读。因为只有名著的阅读中，迷失和疲惫的现代人才能够重温躺在母亲怀里的温暖，才能像远走他乡的游子回到故土一样，让自己的心灵“诗意地栖居”。

于是，我们经过多年的数十次论证、调研，组织众多资深人士编译了这套《世界文学译丛》。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长期而宏伟的工程，因为肩负着为读者奉献巨大精神财富的重担；对你们来说，或许你眼前的这部《世界文学译丛》就是一条通往书山的捷径，是你采撷文学海洋中无数浪花的垫脚石。所以，在编辑过程中，编委们全面整合世界名著，纵向上选

择了不同时代的大家名著；横向上则注重体现各个学科领域的经典名著；内容上涵盖了历史、哲学、艺术、自然科学、心理学、教育学、未来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所有的这些经典名著，有的影响了一个时代，有的甚至对某个学科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些书可以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也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修养，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指导意义。然而，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说，面对浩瀚书海，常会感到无所适从，每一部世界名著都像一座高山，层峦叠嶂，令人望而生叹：这样一部部宏伟巨著，该如何读起，从哪儿读起呢？

对此，《世界文学译丛》为了弥补这种遗憾，编委会尽力全面收罗了世界文学海洋里影响力最大的百部名著，使读者因此更具选择性，也可以完全按自己的爱好来阅读。另外，编委会在选择、打造世界文学名著宏伟工程计划的同时，也未忽视其审美要求，无论是编者还是设计人员都力图把它打造成一部艺术性与知识性相融合的全文化作品，大胆创新的版式设计，简约清新，既体现出历史的演进，又给人以跌宕起伏的韵律之美。通过多种文化元素的融合让读者直观、深入地了解世界名著，提高人文素质。当读者打开这套《世界文学译丛》时，文化的力量随着书籍的新颖风格一起流淌，思想与文字的艰深变得轻松亲切，使读者不知不觉中开始一段愉快的读书之旅。

《世界文学译丛》工程气势恢宏，必将成为一场盛大的文化宴会。对此我们坚信，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为读者竭力奉献的也必将是一次心心相印的对视，一次期待已久的重逢，让读者与伟大者的思想同在，与精彩一路随行。

## 目 录

|           |     |
|-----------|-----|
| 第一部 ..... | 1   |
| 一 .....   | 1   |
| 二 .....   | 9   |
| 三 .....   | 16  |
| 四 .....   | 26  |
| 五 .....   | 35  |
| 六 .....   | 42  |
| 第二部 ..... | 51  |
| 一 .....   | 51  |
| 二 .....   | 59  |
| 三 .....   | 67  |
| 四 .....   | 77  |
| 五 .....   | 84  |
| 第三部 ..... | 94  |
| 一 .....   | 94  |
| 二 .....   | 103 |
| 三 .....   | 113 |
| 四 .....   | 120 |
| 五 .....   | 128 |
| 第四部 ..... | 137 |
| 一 .....   | 137 |
| 二 .....   | 148 |
| 三 .....   | 154 |
| 四 .....   | 162 |
| 五 .....   | 174 |
| 六 .....   | 184 |
| 七 .....   | 196 |

|           |     |
|-----------|-----|
| 第五部 ..... | 206 |
| 一 .....   | 206 |
| 二 .....   | 214 |
| 三 .....   | 224 |
| 四 .....   | 231 |
| 五 .....   | 241 |
| 六 .....   | 253 |
| 第六部 ..... | 266 |
| 一 .....   | 266 |
| 二 .....   | 275 |
| 三 .....   | 285 |
| 四 .....   | 293 |
| 五 .....   | 302 |
| 第七部 ..... | 314 |
| 一 .....   | 314 |
| 二 .....   | 324 |
| 三 .....   | 333 |
| 四 .....   | 345 |
| 五 .....   | 373 |

## 第一部

### 一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阴沉寂静。光秃秃的平原上，一个男子顺着玛谢纳到蒙尔苏的大路孤独地走着，这是一条十公里长的石子路。

从一大片甜菜地中笔直地穿过。天黑沉沉的甚至看不到面前黑黝黝的土地。三月的寒风呼啸着，如同海上的狂飙一般，横扫着沼泽地和秃溜溜的开阔地，刺骨的寒冷，他这才感觉到这里原来是广漠的平原。

举头看去，漆黑的夜晚看不见一棵树的黑影，脚底下的石子路犹如笔直的防洪堤，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幕中延伸至远方。这名男子凌晨两点钟左右从玛谢纳出发。他阔步朝前走着，身上那件棉衣和绒裤都已经被磨得很薄，冻得他直打哆嗦。他随身携带着一个小包袱，那是块方格子的头巾，由于这包袱，他感到行动很不方便。于是他就把这“碍事”的包袱夹在腋下，起初夹在左边，一会儿又换到右边，这样他就能同时把两只已经冻僵的、裂口流血的手插在自己的裤袋里。这是个既没有工作又无家可归的工人，空荡荡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盼望着太阳快点出来，那么天气就不会这样寒冷了。

他已经这样走了大约一小时了，在距离蒙尔苏还有两公里的地方时，他突然发现大路左边好像有一团红色的火光在闪耀，那是三堆露天燃烧着的煤火，看上去仿佛是悬挂在半空中似的。起初他感到有些害怕，迟疑了一会儿。后来，他冻得实在难受，于是决定到那儿去烤烤火，暖和暖和手。

这样，他就拐上了一条低洼的小路。那三堆煤火却看不见了。小道的右边有一道用大块的木板搭建起来的围墙，围墙后面有条铁路；左边是斜坡，杂草丛生。斜坡顶上隐隐约约地露出一些山墙，看上去那里像是个村子，低矮的屋顶全都是一个式样。他又向前走了两百来步。快到了小道的拐弯处，那些火堆突然又出现在了她的旁边，这下他就更加弄不明白这火

光怎么会高高在上，在沉寂的夜空中燃烧，看上去犹如烟雾缭绕的月亮。

这时，地面上的另一番景象已使他停住了脚步。一个庞然大物呈现在他的眼前。这是个低矮的建筑群，中间高高耸起工厂烟囱的轮廓，一些依稀的亮光从积满污垢的窗户中透出来，外面的木架子上挂着五六盏昏暗的吊灯，架子的木头被烟熏得黑黑的。隐隐约约可以辨认出那是栈桥上一排巨大的支架。从这个被包围在黑夜和烟雾中的奇形怪影中，只传出来一种声音，不知什么地方有一根排气管正在持续不断地呼呼排气。

由此，这人发现这里原来是一个矿井。但他心里却感到有些惋惜，矿井对他有什么用呢？这里是不会有工作做的。所以，他没有朝这些建筑物走去，而是自己大着胆子登上了矸石堆，那上面有一些盛煤的铁筐，铁筐里还燃烧着三堆煤火，那是给干活的人照明和取暖用的。地面清理工肯定是工作到很晚的，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还在清理着没用的杂物。这时，他听到了一些推车工在栈桥上推斗车的声音，也看见了火堆旁一些倒斗车人的身影。

他随便走近一筐煤火，同时说了声：“你好！”一个赶车人站在那儿，背对着那筐煤火。这是个老头，身上穿着一件紫色的毛衣，头上戴着兔毛鸭舌帽，他那匹大黄马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像石马一样，只等着工人把它拉来的六辆斗车卸空。

卸车的是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小伙子，有着一头红棕色的头发，他不慌不忙，懒洋洋地伸出一只手按住卸车的手柄。矸石堆上，一阵阵风吹过来，刺骨的寒风越刮越大，好像刀割一样。

“你好！”老人回答。接着就沉默下来。

来人觉得别人是在用不信任的目光打量自己，就赶紧自报姓名：“我叫艾迪安·朗蒂埃，是个机器匠……这里有活干吗？”

火光映亮了艾迪安。他看上去二十岁左右的样子，一头棕发，是个帅气的小伙子，虽然很瘦，但看上去气色很好。

赶车人放下心来，摇着头回答道：“机器匠干的活，没有，没有……昨天还来过两个人呢，一点儿活都没有。”

一阵强风吹来，中断了他们的谈话。过了一会儿，艾迪安指着矸石堆下面那片黑黝黝的建筑物问道：“那个，是矿井，对吗？”

这次，老人没有马上作答，一阵剧烈的咳嗽咳得他喘不过气来。然后，他吐出一口痰，在被火光映红的地面上留下了一个黑点。“是，是个矿井，伏安矿井……你看！紧挨边上的是矿工村。”

说着，他也抬起胳膊，在夜色中指向年轻人曾经看到过一片屋顶的那

个村子。然而，这个时候那六节斗车已经被卸空了，这个赶车人并没有抽响他的鞭子就拖着他那因患有风湿病而变得僵直的腿，跟在矿车后面走了，大黄马也跟着往前走着，在两条路轨当中费力地拉着斗车，又一阵狂风刮来，把它身上稀疏的毛吹得都竖了起来。

这时，伏安矿井已从沉睡中醒来。艾迪安在煤火前暖着他那双可怜的已裂开血口的手，似乎忘记了时间，他望着那个矿井，辨清了它的每一个部分：涂着柏油的选煤棚，竖井的井楼，宽敞的卷扬机房和里面装有抽水机的方形小塔。这个矿井蜷缩在洼地的深处，和那些低矮的建筑物汇成一片，其中有座高耸的烟囱突兀出来活像一只吓人的犄角。在他看来，这个矿井更像是一头贪得无厌的猛兽，伏在那里随时等着吃人。他一边认真地观察着矿井，一边规划着自己，寻思着自己一个星期来竟然一直在寻找工作，过着漂泊的生活。他想起自己原来是在铁路部门的工厂里工作，因为打了工头几记耳光后就被赶出里尔，从此便处处不得意。

上周六，他来到玛谢纳，别人告诉他说炼铁厂里会有活干，可最后什么工作也没找到。不管是在炼铁厂里，还是在索纳维耶建筑材料厂里都没有活可干，他只好溜进一家大车厂的木料堆下想挨过星期天，到了下半夜两点钟的时候，又被那儿值夜班的人赶了出来。他浑身上下，分文没有，哪怕是一点儿面包屑。他漫无目的地串街走巷，甚至不知道去哪儿避风，这样下去怎么能行？没错，这里的确是个矿井，那几盏寥如晨星的吊灯照亮整个煤场。突然，一扇门打开了，他可以隐隐约约看见那些在亮处的蒸汽锅炉。这时候，他才终于明白，这种长时间的喘粗气声，原来是泵的排气管传来的。排气管不停地呼呼作响，就像是一头堵住了嗓子眼的怪兽在喘息。

那个卸煤工弯着腰，连抬头看都没看艾迪安一眼。正当艾迪安去捡他掉在地上的小包袱的时候，一阵咳嗽声表明那个赶车人又回来了。大家看见他牵着那匹拉着六节装得满满的斗车的黄马缓缓地从暗处走了出来。

“蒙尔苏有工厂吗？”小伙子问道。

老人吐掉一口黑色的痰，然后迎风回答说：“噢！工厂倒不少。不过那已经是三四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各个厂子里都干得热火朝天的，连人手都找不到，大伙从来没有挣过那么多钱……可现在又得开始勒紧裤带了。这一带也确实够惨的，老板在裁人，工厂一批接着一批倒闭……这也许不是皇帝的错，可他干吗要到美洲去打仗呢？这还不算，人畜都得霍乱死了呢。”

就这样，这两个人喘不上气来，只能用简短的话语，继续相互发着牢

骚。艾迪安讲他白白奔走了一个星期，难道还非得把人饿死不成？再这样下去一条条路上就要出现成群结队的乞丐了。

“是啊，”老头说，“这样下去不会好的，因为上帝不会允许那么多基督徒被扔在街头。”他又说，“已经不能天天吃到肉了。”

“有点面包吃就算不错呢！”

“这倒也是，光能吃到面包就算挺不错的了！”

狂风在凄惨的吼叫声中把他们的话音卷走消失。“你看！”赶车人把身子转向南面，大声地往下说，“那是蒙尔苏……”

这时，他把手伸出来，一边指着夜色中那些看不清楚的地方，一边报着它们的名字。那儿，在蒙尔苏，福维尔糖厂还没停工，但霍东糖厂又在裁减人员了，几乎只有迪蒂耶尔面粉厂和为煤矿制造钢缆的布勒兹绳缆厂还在硬撑着。

接着，他做了个幅度较大的手势，指向北面的半边天说，索纳维耶建筑材料厂接到的订单连以往的三分之二都不到，玛谢纳冶炼厂的三座高炉中只有两座还燃着火。还有呢，加热布瓦正受着罢工的威胁，据说是因为要减少工资。

“我知道，我知道。”年轻人每听到他说到一家工厂的情况，就赶紧说，“我从那儿来。”

“我们这儿，现在还行，”赶车的补充说道，“不过，各个矿井都开始减产了。对面的维克托瓦尔，也只剩两组炼焦炉还在冒着火焰了。”

他又吐了口痰，挂好卸空的斗车，车随着他那匹昏昏欲睡的马走了。艾迪安俯视着整个地区，黑暗仍旧那么深沉，但老头的手似乎已使这黑暗变得充满了大苦大难，这就是年轻人这会儿，在他周围，在各个角落，在广阔无垠的大地上，不由自主地感觉到的。三月的寒风呼呼刮过光秃秃的原野，带来的难道不是饥饿声吗？阵阵狂风在怒号，似乎带来了劳工死亡的噩耗，带来了很多人会饿死的饥馑。艾迪安游移目光，试图看透这黑糊糊的夜色，那种又想看又怕看的心理搅得他心绪不宁。

这神秘莫测的阴沉的黑夜隐没了一切，他只能隐约看见远处的高炉和炼焦炉。炼焦炉——这些由数百座斜立在那儿的烟囱构成的群体，就像一排排吐着红色火焰的照明灯。在它们的左边，两座高炉在半空中燃烧着，蓝色火焰，仿佛巨大的火炬。这简直是火灾中才有的惨景！在撩人的天际，除了这些煤铁之乡特有的夜火之外，没有一颗星星。

“你也许是比利时人吧？”赶车人在艾迪安的身后问道，这时，他又回来了。

这一回，他只拉来三节斗车，这三车也得卸。原来，罐笼出了点故障，一个螺母断开了，要窝工足足一刻钟。矸石堆下开始静了下来，栈桥不再被推车工弄得左右摇晃老是在发出隆隆声。大伙只听到远远的来自矿井敲打铁皮的锤子声。

“不，我其实是南方人。”年轻人答道。那个卸车工把斗车倒空了以后便坐在地上，对发生这种事故感到很高兴。他仍然保持着那种不理不睬的无礼态度，只是随使用无神的大眼睛看了看赶车人，好像嫌他话说得太多了。确实，赶车人平常是不怎么说话的。准是这个陌生的年轻人的脸让他瞧得很顺眼，很想说说心里话。正是这种一吐为快的感觉，有时候会使那些老人自个儿在那儿不停地大声说着话。

“我嘛，”老人说，“我其实是蒙尔苏人，说出来你可能会笑，我的名字叫‘善终’。”

“这是个外号吗？”艾迪安有点吃惊地问。

老人听了会心地笑了起来，指着伏安矿井说道：“对，对……曾经有三次大伙把我从那里面拖出来，总是遍体鳞伤。有一回身上的毛发都烧糊了，还有一回泥都吃到肚里去了，第三回肚子里全是水，鼓得像只青蛙……他们看到我这种样子都死不了，就干脆开玩笑叫我‘善终’。”

他越说越兴奋，可嗓子却像没有润滑油的滑车一样发出了难听的沙哑的声音，最后变成了一阵可怕的剧咳。铁筐里的煤光这会儿把他那个大脑袋完全照亮了，头上的白发稀稀疏疏，扁平的脸是灰白色的，上面还有些青紫的斑点。他身材比较矮小，脖子却很粗，腿肚子和脚后跟都向外撇着，手臂倒挺长，两只方大的手垂到膝盖那儿。就像他那匹纹丝不动地立着、似乎不觉风吹之苦的马一样，他仿佛是石头一般，看上去既不感到冷，也不在意在他耳边呼啸的狂风。等他咳停之后，喉咙底发出一种低沉的类似摩擦的声音，随即张口将痰吐在铁筐跟前，这样地上又多了个黑点。

艾迪安看看他，又看看被他吐脏了的地面，问道：“你在这矿上干了好几个年头了吧？”

善终张开双臂，然后说：“不少年头了啊！对！……我不到八岁就下井。瞧，就是在这个伏安矿井，今年我已经五十八岁了。算一算……我在井下什么活没干过，先是做徒工，长到力气足够大推车的时候就当上了推车工，接着还当了十八年的挖煤工。后来，就因为这两条不争气的腿，他们就安排我干些清理场地的活，还有当填平工，补缝工……直到他们没办法只好把我从井下调上来，就因为医生说，不这样做我就要死在下面了。

五年前，我当上了赶车工……怎么样，挺不错吧，我有五十年矿龄，在井下干了四十五年！”

在他说话的时候，一些燃烧着的煤块偶尔从铁筐里迸出来，映得他那张灰白的脸似乎也有了点血色。

“他们让我不用来上班了，”他继续说着，“我嘛，我才不干呢，他们也太看不起我了！……我还要再干上两年，一直干到六十岁，这样好拿到一百八十法郎的养老金。如果我今天和他们告别，辞职了，他们马上会只付给我一百五十法郎的养老金。这些家伙精着呢！……再说，我除了腿不太好以外，身子骨还硬着呢。你看，以前我的掌面上老被水浇，水都渗到我的皮肤里面去了。有些日子，腿脚一动，就疼得我直叫。”

一阵剧咳又中断了他的话。“这也害得你老咳嗽吗？”艾迪安问。

谁知，老头不住地摇头，表示否定。然后，直到他可以说出话来的时候，回答说：“不是的，不是。我上个月患了感冒。我以前是从来都不咳嗽的，可现在这病根再也去不掉了……真奇怪，我还吐痰，总是吐痰……”

一声响从他喉咙里发出来，随后又吐出一口黑痰。

“是血吗？”艾迪安问，他终于大着胆子这样问老头了。

善终慢慢地用手背抹了抹嘴。

“是煤……在我身体里有的是煤呢，够我烧到临终了。不过我已经有五年没到井下了，看来这东西我还有不少存货，这事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嘿！那就让它放着吧！”

然后，是一阵沉默。远处传来铁锤在矿井里有规律的敲打声，风呼呼刮着，好像一个又饿又累的人在深夜里呻吟。在那些似乎显得有点惊慌失措的煤火面前，老人继续往下讲，不过声音低了许多，他回忆起了往事。

噢！是的，他以及他的家人并不是昨天才开始在这儿挖煤的！从蒙尔苏煤矿公司成立之初，他的家人就为它干活了。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到现在已经有一百零六个年头。他的祖父纪尧姆·马厄，当年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小伙子，在雷基亚尔发现了那些乌黑发亮的煤，那儿就成了公司的第一口矿井，但是这口老矿井今天已经不用了，就在那边，挨近福维尔糖厂。这事当地人几乎都知道。证据是，大家发现的这个煤层叫纪尧姆煤层，一定是以他祖父的名字命名的。他从未见过祖父，只听别人说他是个大个子，而且十分强壮，活到六十岁的时候去世了。后来，他父亲，人称“红人”的尼古瓦·马厄，四十岁的时候就葬身在伏安矿井里。那时正在打这口井，一次塌方把他全身都压扁了，岩石喝干他的血，甚至连骨头也

被吞噬了。

这件事以后，还有他的两个叔叔和三个哥哥也都把自己的躯体留在了那里了。至于他，樊尚·马厄却是幸运的，差不多完整地矿井里活着出来了，只落了两条腿不那么利索，看来他算得上是个机灵的人。再说，没办法。总得干活吧！而且干这一行像干其他行当一样是父子相传的。至于他的儿子，图森·马厄，现在正在矿井里拼命地干呢，还有他的孙子们，还有住在对面矿工村里他的全家人，人人都得干。小的跟着老的，子承父业，一百零六年都在为同一个老板挖煤。哎！许多资产者恐怕就不会像这样一五一十地诉述自己的经历吧！

“不过，能糊口就行了啊！”艾迪安又低声说。

“我说的意思是，能吃上面包，就可以活下去。”接着善终不说话了，两眼朝矿工村望过去，那里盏盏灯火连续地亮了起来。

蒙尔苏钟楼上的那口大钟响了四下，寒气更加逼人了。“你的公司挺富的吧？”艾迪安接着问。

老人起初是耸起他的肩膀，接着又把它们放了下来，似乎是被一座倒塌下来的金山压垮了似的。

“噢！还行，挺富……可能不如它的邻居昂赞公司，但是，几百万，应该是有。用不着细算的……它总共有十九口矿井，其中十三口是用来采煤的，像伏安、维克托瓦尔、克莱弗克、米亚鲁、圣托马斯、马特莉娜、弗特里—康代尔等矿井，其他六口不是煤已经开采完了就是用来通风的。比如雷基亚尔……有一万名工人为公司工作，有权开采的地区分布于六十七个村镇，每天的产煤量为五千吨，一条铁路把各个矿井连接起来，还有车间、工厂……噢！挺富，挺富的，是挺有钱！”

栈桥上传来一阵斗车轮子的滚动声，引得大黄马竖起了耳朵。下面，罐笼一定是修好了，因为推车工又开始干活了。赶车的老人套上马，在准备下去拉煤之前，还温和地对马说：“你可不能养成闲聊的毛病，懒鬼！……要是被埃纳泊先生得知你在这上头耗费了时间，那就糟了！”

艾迪安抬头望着夜空，思索了片刻，然后问道：“照这样，煤矿是埃纳泊先生的？”

“不是，”老人解释说，“埃纳泊先生仅仅是总经理。他和我们一样是拿工资的。”

年轻人伸出手比画了一下，然后指着黑乎乎的一大片地方问：“那这些都归谁呢？”

善终又咳嗽了一阵，这回咳得更加厉害，憋得他透不过气来了。咳到

最后，他又吐出一口痰，还用手抹去嘴唇上的黑沫，在刮得越发猛烈的大风中说：“这些都是谁的？……这就说不上来了，总之是有主的。”

说着，他用手指了指远处黑暗中一个模模糊糊的小点，那是一个少有人知晓的遥远地方，就是住在那儿的人，让马厄全家为他们挖了一个多世纪的煤。

他的声音透露出一种信徒的恐惧，好像是在谈论遥远的圣体龛，那里面供着一个吃得胖胖的神祇，别人向他献出了全部血肉，但却从来没有看见过他。

“那起码也要有足够的面包吃才行呀！”艾迪安再一次这样说，他显然很直率。

“当然啰！要是总是有面包吃，简直太好了！”

大黄马走了，赶车工也拖着两条残废的腿跟着走得飞快看不见了。在卸车工具的旁边，那个卸车工现在只好蜷缩成一团，一动不动，他把下巴埋在两只膝盖之间，一双无神的大眼睛呆呆地凝视着茫茫的黑夜。

艾迪安拾起自己的包袱后，并没有离去。他感到阵阵寒风吹得后背冷冰冰的，前胸却在煤火前烤得火热。也许最好还是去矿井那边问问，老人或许不了解情况。再说，他也只能听天由命了，不管什么活都准备干了。在这失业闹饥荒的时候东奔西走，最后能找到哪儿去呢？会落得个什么地步呢？难道像丧家犬似的就把自己这副骨头架子扔在墙脚吗？

想到这儿，他不禁犹豫起来：在这浸没在黑沉沉的夜色中的、光秃秃的平原上，他对伏安矿井感到一阵一阵的恐惧。狂风好像越刮越大，仿佛是从广阔无垠的天际吹过来的。夜空死寂一般没有一丝曙光，只有高炉和炼焦炉在燃烧，它们虽把一部分黑暗染成血色，却并没有把这个陌生人照亮。那边伏安矿井，就像一头凶恶的猛兽潜伏在洞口，喘的气越来越粗，喘息的时间更长了，仿佛因为肚子里的人肉太难消化，感到不舒服似的。

二四〇矿工村位于大片的麦田和甜菜地中间，这会儿正沉睡在黑夜里。隐隐约约可以分辨出那儿有四大排紧挨着的连成一片的小房子，这四排房屋排列成平行的几何图形，看上去像是兵营，也像是医院。中间有三条较宽的道路，把它们隔成一个个同样大小的园子。在这个荒凉的高坡上，可以听到阵阵狂风刮起了园子的栅栏，在空中发出哀号。

## 二

马厄家住在第二排房子的十六号，屋里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深重的夜色笼罩着二楼上那个唯一的房间，仿佛要压垮那些熟睡的人，人们可以看见这些累得筋疲力尽的人正挤成一堆，张开嘴巴，在那儿熟睡。尽管室外非常寒冷，但屋里凝重的气流却热烘烘的，这种热得让人窒息的空气是在那些料理得不错、散发着两脚动物气息的工人宿舍的卧室里才有的。

楼下客堂里那个只在报时时才会发出像杜鹃鸟那样响声的钟叫了四下，通知大家已是凌晨四点钟了。但卧室里并没有什么大的动静，仍旧是一些尖细的呼吸声夹杂着两种响亮的鼾声。这时，凯特琳起床了。一如平常一样，她刚才尽管在困倦中数着从楼底下传来的那四下钟声，但还是没有足够的力气使自己完全清醒过来。过了一会儿，她两条腿踢开被子，在黑暗中摸索了一会儿，终于划火柴点亮了蜡烛。然而，她仍旧坐在床上，觉得脑袋沉沉的，只好让它缩进两个肩膀向后仰去，她抵挡不住这无法克服的生理需要，又倒在枕头上。

这时，烛光已照亮了这间正方形的居室。它有两扇窗户，里面只排满了三张床，以及一个衣橱、一张桌子和两把老核桃木椅子，都是烟灰色，同淡黄色的墙壁匹配是断然把后者给玷污了。墙上有几个钉子，上面挂着几件破衣服，方砖地上搁着一个洗脸用的瓦钵，在它旁边有个水罐，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

在左边那张床上，睡着家里的长子查夏里和他的弟弟让兰，这位大哥已是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让兰已满十一岁。右边那张床上躺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孩，那是六岁的雷诺尔和四岁的亨利，他俩正互相搂着做熟睡状；凯特琳和妹妹阿纳齐尔一起睡在第三张床上，阿纳齐尔尽管已九岁了，可长得格外瘦弱，如果不是这个残疾孩子的驼背顶到姐姐的肋部，凯特琳甚至感觉不到她就睡在自己的身边。镶有玻璃的房门敞开着，可以看到房间外面那条通往楼梯口的过道，在这条又长又窄的过道里，父亲和母亲就睡在第四张床上，紧挨着他们的床放着一个摇篮，那里睡着最小的孩子——刚满三个月的艾斯黛尔。

终于，凯特琳挣扎着起床，她伸了个懒腰，又用双手拢了拢额前和项背上乱蓬蓬的红棕色头发。十五岁的她身体显得很瘦弱，从紧裹着身子的